

铁与血的征战，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辉煌与寂寞的交织，不可驯服的精灵，难以逆转的命运，荡魄惊魂的故事……这个草原上兴起的庞大帝国轰然崩塌，日暮西山余晖轻斜天涯远，月笼北国犹照江山过客归。

最后的 可汗

班布尔汗◎著

蒙古帝国

余晖

最后的可汗

蒙古帝国余晖

全景式展现蒙元之后的蒙古政治史——北元在位短暂的也先汗、使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兴的达延汗、从西藏引进佛教的俺答汗、客死西北的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也有周旋明争天下的准噶尔汗国，统治西藏、青海达七十余年的和硕特汗国，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而后又毅然回归的土尔扈特人……

——薄音湖·序

当那群黄金家族的子孙开始在草原与中原之间彷徨的时候，这个庞大帝国的基础便开始动摇……这是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也是个充满迷惘的时代。金戈铁马之外，人们还需要去寻找未来，去尝试种种与自己的传统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并接受各种不同的文化与思维方式。

这是一段故事，更是一段文明的冲突史，值得我们去品味借鉴。

——《大帝国的涅槃》作者 江上苇

这部作品绝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填补了许多历史爱好者的阅读空白。

作者以简洁晓畅的文笔讲述了一段湮灭在时光深处的故事——蒙古帝国的衰亡史。许多人都知道这把“上帝之鞭”曾经深刻影响过世界历史的进程，可在忽必烈之后的几百年间，这个草原帝国到底演绎过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翻开这部作品，我们看到的也许不只是一道风景，更是一座解密历史真相的宝藏。

——《权臣之死》作者 王者觉仁

这本书气势恢宏，引人入胜。纵横数万里，跨越数百年的一段蒙古帝国后史清晰呈现，足见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及独特的视角，行文严谨而不失活泼，涌动着英雄之血气，仿若带人进入那段战火连绵的悲壮岁月。

——《岁远必诛——汉帝国的扩张》作者 醉罢君山

班布尔汗是一位来自蒙古的网络作家，他的作品如同草原上翱翔的雄鹰，给人以开阔而宽广的视野，让读者领略到真正的草原雄风。

——《草根说史》丛书主编 西门送客

由于宗教、尚武轻文、民族习性等等方面影响，有关蒙古帝国值得信赖的史料并不多，加之它并没有正式地为自己记录历史，于是蒙古帝国的前世今生就成了令所有人都好奇但却都难以系统描述的故事。

要将这些星散的记录整理成章，并非易事。值得庆幸的是，班布尔汗进行了这项工作，而且还让晦涩的史料变得通俗易懂且具有观赏性。

——《凋落的红颜——中国后妃往事》作者 招福

建议上架：社科·历史·畅销

ISBN 978-7-5087-1898-9



9 787508 718989 >

定价：38.00元

班布尔汗◎著

最后

的

阿

蒙古帝国

余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可汗——蒙古帝国余晖/班布尔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087-1898-9

I. 最… II. 班… III. 蒙古族—民族历史—中国—元代~清前期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821 号

书 名: 最后的可汗——蒙古帝国余晖
著 者: 班布尔汗
策 划: 李 莉
责任编辑: 薛丽仙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PDG

序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了解历史可以鉴往知来,所以人们都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只是对于不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常常来自小说、戏剧或坊间野史,虽然其中表现的历史富于故事情节,饶有趣味,但距真正的历史相去甚远。近来这个情况正在得到改变,不少历史工作者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写出了大量的历史普及读物,特别是央视的“百家讲坛”以通俗生动的语言正说历史,都在不断地重新唤起人们对了解国家和民族的真实历史的热情。

专家和民众热议的历史并不是平衡的,就目前而言,仍然集中在中国历史上几位著名帝王和若干朝代上,未进入大家视野的重要历史还有不少仍付诸阙如。例如蒙古族的历史,诚然已有几部成吉思汗评传、忽必烈评传的著作问世,也有相关的电影、电视剧播出,但都是关于蒙元时期蒙古族处于巅峰之时的作品,反映蒙元之后蒙古族历史的作品则少之又少。事实上,蒙元之后的蒙古族仍然长期活跃在中国乃至亚欧的历史舞台上,对中国和世界继续发挥着重要影响。以中国的历史而言,近代国家疆域和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活动有关。因此,写出一部展现明清时期蒙古族活动的通俗读物,让大家了解这段应当了解的历史,无疑是我们应当关注的一项工作。

使我十分欣喜的是,我面前的这部《最后的可汗》正是我们所期盼的这样一部书稿。它全景式地展现了蒙元之后的蒙古政治史,有北元在位短暂的也先汗、使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兴的达延汗、从西藏引进佛教的俺答汗、客死西北的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也有同清朝争夺天下的准噶尔汗国、统治西藏青海达七十余年的和硕特汗国、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而后又毅然回归的土尔扈特人,对于不为人们熟知的察合台汗国余波叶尔羌汗国、金帐汗国余波西伯利亚汗国也做了描述,而占据波斯之地的伊儿汗国,则作为外篇予以介绍。这些历史涉及中国北方、西北方和新疆以西的中亚广阔地区,史实复杂,头绪纷乱,从既缺乏而又零散的史料中扒梳出头绪来,经过几代史学家的努力还不能说问题已经全部得到解决,即使看明白现有的相关论著,据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作表述亦非易事。

但是本书稿作者做到了,作者显然下了极大的功夫通读了相关论著,对不少史料也有所掌握,所以能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将上述历史一一写出。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记述历史过程,还对历史做了深入的思考,夹叙夹议,对历史的兴衰沉浮常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作者的语言功底也值得称道,文笔简洁流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不乏精彩的文学性描绘,使读者能够较为轻松地读完全篇。可以说,作者成功地完成了提供普及这段历史的读物的任务,确实难能可贵。

据作者小引所说,本书稿的内容曾在网上连载,并得到了网友的关注,他们表示对所写的历史“很不了解”,甚至“闻所未闻”,言外之意似乎是“因此而知道了”或“开始对此感兴趣”。读者的关注和反应,当是对作者的鞭策,促使作者对书稿做进一步的加工,努力趋于更加完善。经过修改后的书稿提交出版,自然会让更多的人关注这段历史,其普及面也会宽阔得多,而这正是作者所期盼的。

作者是一名年轻人,挚爱史学,学习勤奋。他的名字班布日,在蒙古语中有“火炬”、“幼虎”之意,愿他能一如既往地像他的名字一样,以虎虎生气不断点亮晦暗的历史,取得更大的成功。

内蒙古大学 薄音湖

2008 年秋

小引

如果没有后来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发生,一些所谓震烁古今的大事件,原本都平淡无奇。

1206年,在蒙古高原的斡难河畔,一个游牧民族的首领在他不到百万的子民的拥戴下成为可汗。

除了他的宗主国——金国会有一点反应之外,“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早已偃武修文的西夏、哀叹霸权不再的西辽以及正在疯狂扩张几乎要成为第二阿拉伯帝国的花剌子模,没有人愿意往那蛮荒之地投放一点关注。而更为遥远的拜占庭以及罗马教庭和西欧的国王们,不消多说,他们恐怕压根就没听说过还有这档子事。

若不是这个被称为“成吉思汗”的男人日后把对自己或不屑一顾或懵然不知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谁又会记得那条叫斡难的河流以及在它身边推举首领的那个叫“蒙古”的民族呢?

历史是势利的,因为成吉思汗以及他的黄金家族让无数国家和民族在苦难中改变了自己的走向;因为在成吉思汗以及后继者面前,十三四世纪的其他英雄都成了陪衬。所以,那场斡难河畔的“库里台大会”被定名为“改变世界的大事件”理所当然。

历史又是公平的,帝国崩溃之后,在巨大版图破碎的残片上,蒙古人在做些什么?那个曾经给无数人带来噩梦的民族缘何衰落得那么彻底?

这些人们便又不再关心了，因为，它们已经不再重要，不再是那条让人胆寒的“上帝之鞭”。

蒙古民族似乎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此后数百年当中，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如何发展演变，人们都不甚明了。

然而，在那之后的漫长时光里，蒙古人一直活跃在蒙古高原、青藏高原、新疆、中亚等广阔的土地上。他们对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地区最终进入中国版图，也与他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战争与和平、忠诚与背叛、阴谋与爱情都有着华丽展现，英雄、枭雄、暴君、谋臣演绎了一幕幕荡魂摄魄的大戏。那是一段波澜壮阔、云谲波诡的历史。而这段历史，却不为人们所熟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本书的内容，便是从元至正二十八年元朝灭亡（公元1368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土尔扈特东归四百余年的蒙古民族史。

最初写作时，笔者只是以自己的兴趣写一些明清之际存在于各地区的蒙古汗国评传，并没有合编为书的打算。只是认为，辉煌的历史让人激动，而黯淡的历史则让人回味。弱者奋斗为强者的故事，无疑可资借鉴以励志；而强者演变为弱者的过程，更可用来参照以自省。仅此而已。

在网上连载时，总有网友回复说“对这段历史很不了解”，甚至直言“闻所未闻”。

对于自己知晓而别人不懂的事情，人们往往喜欢卖弄，也该感到得意。但笔者却并不感到轻松。

因为，这并不是与中国无关的历史，不是在重述那些遥远的已经有些缥缈的历史，更不是从野史笔记中摘抄出来的逸事趣闻。

这是中国边疆的形成史，是中国的版图从游离到确定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一个国家的疆域和民族的构成，往往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迁。

大唐王朝因为怛罗斯之败，在帕米尔高原以西之地尽失，许多自汉代以来就已载入中国史籍的古国均落入阿拉伯人手中。华夏文明从此退出中亚，这一地区开始了整体伊斯兰化的过程。

唐朝灭亡之后，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动乱，虽然有宋朝的建立，号称“统一”，但中原皇帝再也没有能够成为“天可汗”。虽是“天朝”，却被契丹人

建立的辽国一直占据着燕云十六州,后来又被西夏占去了灵州、西凉府等地。等到金国崛起,更是完全失去了江北土地。所以说,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到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中国才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元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而且这个“大一统”远超前代。首先一直与中原王朝征战不断的北方草原完全纳入实际统治之下;然后是吐蕃(西藏),在被招降后由王朝直接管辖。还有今天的东北、云南地区,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完全被中原王朝所控制,而不再是以“称臣纳贡”作为依附而实际保持独立的渤海国、南诏国或大理国。

但是,元朝的统治者们却没有能够守好这份家业,短短98年之后,随着元室北遁,明王朝建立,中国的版图再一次经过了一次洗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虽然多次北伐,打击北元政权,但仅仅是为了以攻为守,因为他们认为“长城之外非我土”。

而新疆地区,元朝时就是兄弟国家察合台汗国的领土,明王朝时仍然如此。西藏,元朝时完全服从统治,明朝时又回归到了称臣纳贡的独立状态。青海也是蒙藏势力各有割据,不再受中原王朝管辖。除了汉人王朝的固有领土之外,元朝扩充的领土,唯一保留在明朝版图内的,只剩下辽东和云南。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帝国也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朝。但是,后期的丧权辱国并不能抹煞前期的开疆拓土。本书的众多主人公:内外蒙古的北元、喀尔喀蒙古;新疆的准噶尔汗国、叶尔羌汗国;西藏、青海的和硕特汗国,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被清朝灭亡的。这些广大的领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相继纳入清朝版图,又经过近二百年的稳固统治,才重新打上了中国印记。

从元朝到清朝,中国的边疆几经变化,在不断的杀伐硝烟中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版图。到了近现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这个版图再次变化,不但被沙俄割走大量领土,外蒙古也脱离而去。但大体格局仍然保存了下来。

历史不应该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多的时候,应该是让我们知道从何而来又该向何而去的一条绳索。

对于中国边疆史的“闻所未闻”,大概是正常的。毕竟边疆的历史混

乱、琐碎,难以让人提起兴趣。但也许我们不该安于这种“正常”,我们必须明白,很多事情并非原本如此,不了解历史,便不可能面对未来。

事实上,我们还生活在历史之中。

能用并不生花的秃笔书写那段与现实如此接近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让读者在“猎奇”之余有所得,便是笔者的最终希望。

新平船
PDG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小 引	1
序 幕 帝国的两次崩溃	1
第一章 草原乱世	
——动荡的北元	21
第二章 一载帝国	
——也先的可汗梦	35
第三章 亦真复亦幻	
——达延汗的中兴	47
第四章 将刀剑付与香烟烛灰	
——俺答汗的佛缘	61
第五章 末世绝响	
——林丹汗的挣扎	83
第六章 持教法王家族的兴衰	
——和硕特汗国	105

目 录

CONTENTS

第七章	步履蹒跚的圣战者	
	——叶尔羌汗国	129
第八章	游牧民族的终极亮剑	
	——准噶尔汗国	161
第九章	迁徙时代的终结	
	——土尔扈特汗国	209
第十章	冰海雪原的孤独守卫者	
	——西伯利亚汗国	229
外 篇	蒙古的“波斯帝国”	
	——伊儿汗国史话	279
补 录	血浸袈裟	
	——罗卜藏丹津的反清斗争	325
附 录	世系表	333
	蒙古(元)帝国可汗世系	333
	和硕特汗国世系表	334
	叶尔羌汗国世系表	335
	准噶尔汗国世系表	336



序幕

帝国的两次崩溃

忽兴烈时的元帝国
最为强盛，强盛得将种种
问题掩盖。但这一国
多制却是一粒种子，一粒使
帝国再次崩溃的种子。

中国历史
PDG

“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们的牧马之地”。

成吉思汗的这句豪言在他的孙子——帝国第四任大汗蒙哥汗时几乎变成了现实。世界上的国家只剩下已被征服和即将征服两类。大汗坐镇蒙古高原，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三大汗国既如坚盾般护卫着帝国的安全，又如出鞘的利剑随时准备向任何地方攻击。

空前辽阔的疆域，空前巨大的财富，空前强大的军队，激发着空前蓬勃的征服欲望。

从斡难河开始，帝国的铁蹄踏过黄河、锡尔河、阿姆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伏尔加河、多瑙河。此时的蒙哥汗，希望能够跨过另外两条著名的河流——长江和尼罗河。

一、折鞭钓鱼城

尼罗河，蒙哥汗将其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旭烈兀。1252年，旭烈兀率两万名蒙古骑兵为前导出发西征，挡在路上的亦思马因派宗教国、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亚美尼亚、安条克等国家要么被荡平，要么主动归附。随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也被攻陷，向埃及前进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蒙古骑兵西征

而长江，蒙哥汗留给了自己。躲在长江身后的，是无比富庶而又历来柔弱的南宋，这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战争。

1258年，蒙哥汗兵分两路大举南征。宗王塔察儿（成吉思汗弟斡赤斤之子）统率东路军攻打荆襄、两淮，而攻打四川的西路军，则由蒙哥汗亲自率领。

这是一支由4万人组成的劲旅，在当时的世界上，超过两万人的蒙古军队，就足以让任何敌人遭到毁灭。何况，这还只是两路大军的一路而已。

踌躇满志的蒙哥汗甚至在进军的路上就已经开始考虑战后的缴获分配了。

踏上征程的时刻，没有人会告诉他，从祖父开始的辉煌会在这次看似必胜的征服战争中走向黯淡。

可汗的荣耀,结束在一个名叫“钓鱼城”的弹丸之地。

在蒙哥汗一路强攻之下,从七月到十二月,剑门苦竹隘、长宁山城(今四川广元西南)、蓬州运山城、阆州大获城、李居山(今四川南充市)、大良山、隆州(今四川仁寿)、雅州(今四川雅安)先后陷落。

而此时,率东路军攻打长江中游樊城的塔察儿,却几乎无功而返。于是,蒙哥汗改命弟弟忽必烈统率东路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派遣元帅兀良合台自云南包抄南宋。

两路大军成为三路,而且是战略大包围,南宋命运岌岌可危。

1259年初,蒙哥汗的兵锋,迫近四川东大门合州钓鱼城。

钓鱼城坐落在今四川省合川县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上,此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山下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地势极为险要。

这座要塞是南宋名将余玠创建的山城防御体系中的核心堡垒,并经过现任守将王坚的进一步完善。城分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条石垒成,坚固无比。外城之外还修建有“一”字墙,守军可用来阻碍城外敌军进攻,而自己却可通过外城墙运动至“一”字城墙拒敌,与外城墙形成夹角交叉攻击点。

城内有大片田地和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周围山麓也有许多可耕地。可谓外有天险可抵御大军强攻,内有粮秣可供长期坚持。

在南宋将士的心中,这里是坚不可摧的。

守将王坚斩杀了蒙哥汗派来的劝降使者,督率所部准备决一死战。

从成吉思汗以来,不知有多少城池的守将宁死不降,而最后的结局,都是人与城玉石俱焚。对这样的强硬姿态,蒙哥汗毫不在意,下令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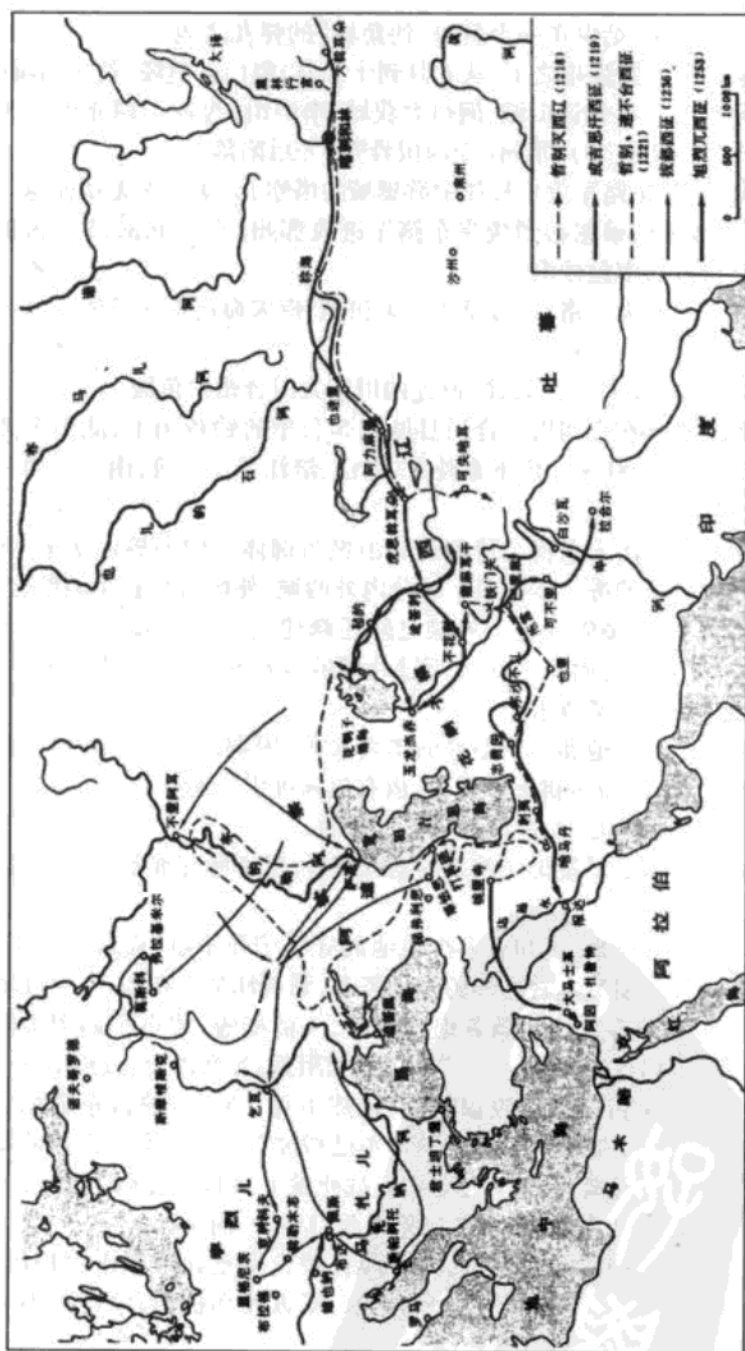
2月7日,战斗开始。随着炮声轰鸣,飞箭如蝗,蒙古军如潮涌般攻向钓鱼城。他们首先遇到了“一”字城墙的阻截,死伤惨重,被迫退兵。

2月9日,蒙古军又猛攻镇西门,依然不克。同日,蒙古东道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城下蒙古军已增加至7万之众。人数的增加并没有使攻城变得顺利,越来越多的人战死城下,钓鱼城仍未攻破。

3月,蒙军进攻东新门、奇胜门及镇西门小堡,均失利。

4月,大雷雨持续二十余天。雨停后,蒙古军重新组织进攻护国门。24日夜登上外城,与守城宋军展开激战。双方死伤枕藉,蒙古军因后援不继,被迫退出城外。

5月,攻城战继续进行,蒙古军伤亡日甚一日,而钓鱼城仍然屹立不倒。



西域路线图

时间一天天过去,蒙哥汗的恼怒和焦躁也一天天累积,他不断指挥部队进攻,可除了堆积更多的尸体,战局没有任何进展。

大将汪德臣、董文蔚相继死于军中,硬攻已经明显行不通了。到了6月,天气逐渐炎热,军中疟疾、霍乱横行,士气低落。蒙哥汗无奈,召集众将商讨对策。

大将术速忽里提议留少量军队困扰,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

这是比屯兵坚城之下好得多的策略,但蒙哥汗没有采纳,他无法容忍一个小小的要塞竟然让自己无计可施,无论打上多久,死伤多少,他都要拿下钓鱼城。

这个决定,让蒙哥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是年7月,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次南征的总指挥蒙哥汗死于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

有记载说他是身患痢疾,还有记载说他是被炮石所伤^①。但重要的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随着蒙哥汗的死去,蒙古帝国的征服巨浪迅速退潮,率东路军包围鄂州的忽必烈,从云南经广西北上进至潭州(今长沙)城下的兀良合台相继退军。远在西亚的旭烈兀听说大汗死讯后,也率主力东返,留守在叙利亚的部队被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军歼灭。

蒙古军没能挺进尼罗河,也没能跨过长江。非但如此,蒙古帝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

分裂,源于两个同时举办的“库里台大会”。

蒙古没有先王指认继承人的传统,每位大汗的即位都要由贵族宗王召开“库里台大会”进行推举。

这样的民主形式,在小国寡民时还能勉强运行,用来决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时,却往往会出现危机。成吉思汗之后的三位大汗,或多或少都要有些麻烦,甚至因此而丧命。

这一次,危机是最严重的。

蒙哥汗死后,其留守帝国都城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

^①据《元史》记载,蒙哥于六月患病,而拉施特《史集》记载为身患痢疾。另《马可波罗游记》和明万历《合州志》等书则称蒙哥汗是负了伤。